

人在江湖

祥云子 著



人 在 江 湖

祥云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人在江湖

Ren zai Jianghu

祥云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600,000 开本：787×1092/32 印张：28 插页：1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责任编辑：广 顺

责任校对：何晓丽

封面设计：法 明

ISBN7-5313-0571-2/1·538 (上、中、下)

定价：13.4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九品钟响.....	1
第 二 章	七星阵	38
第 三 章	柳暗花明	65
第 四 章	天地帮.....	101
第 五 章	杨花仙子.....	138
第 六 章	五剑一朵梅.....	175
第 七 章	神秘约会.....	228
第 八 章	窥 坛.....	273
第 九 章	死 神.....	317
第 十 章	选地种仙桃.....	362
第 十 一 章	武林一绝.....	394
第 十 二 章	惊 魂.....	420
第 十 三 章	白眉老人.....	453
第 十 四 章	鬼 谷.....	479

第十五章	衡山七老	511
第十六章	把酒聊唐诗	541
第十七章	病罗汉	564
第十八章	盛会	601
第十九章	疑惑	641
第二十章	可疑人物	670
第二十一章	伤心人别有怀抱	698
第二十二章	谁是仇大侠	737
第二十三章	叠尸谷	762
第二十四章	龙争虎斗	788
第二十五章	绝谷重生	831
第二十六章	箫韵峰	861

第九章 死 神

含着一腔热泪，司马玉龙下了雪山。

无论如何，他想：“我必须先找一趟华山梅叟，天地帮的组成固然先于大乘神经的出世，但他老人家决不应该听由大乘神经为害于武林而视若无睹。消灭天地帮，清理五行门，我司马玉龙自不应假借外力，可是，大乘神经的收回，梅叟则助于北邙，衡山两派一臂之力。再说……在礼节上……我也该去华山看一趟梅大姊。”

华山——俗称西岳。

山在西安府华州华阴县南十里，为有别于山东八十里之少华，故又称爪华。

唐武德二年，高祖皇帝曾于华山设祀，祈求永昌，上完初年，上驾复大举狩猎于华山南麓之曲武原。天宝九年，群臣请封西岳，玄宗以关中大旱、不宜行典而未果。华山自古以来，为兵家视为秦中之险，唐玄宗的华岳铭就这样说道：“群峰峻削，萑苕森爽，是曰露岳，众山之长。

伟哉此镇，峥嵘中土，高标赫日，半壁飞雨。”

华山三峰有两种说法：

一曰中峰莲华峰，东峰仙人掌，西峰巨灵足；一曰中峰明星，东峰玉女，西峰芙蓉。较次者南有落鹰黑龙潭，仰天坪，北有毛女，云台，公主诸峰。公主峰因汉南阳公主避王莽之乱入是峰而得名。

中峰之东，昔仙人王遥与刁自然得道处有王刁洞，道家尊为爪极总仙洞者，则在毛女峰之侧，西游记所载之花果山“水帘洞”，却在中峰之北。

汉武帝求仙，华山有神马奔出，真马出处，今称藏马谷，真谷在中峰之东的碧云洞旁。藏马谷向西，有名雾谷者，即后汉张超隐居之地，宋朝陈抟老祖曾命弟子于谷中凿石定居而发现人工石洞，即张超石室。

明人顾祖禹形容华山有句云，登华岳之颠，俯视云烟，皆出其下，帝座微茫仿佛可通也。尔雅亦云，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名列武林六大派之一的华山派，其一派重地，即建于有称明星亦称莲华的中峰之顶。

华山中峰之颠，有一座“金龙宫”。

金龙宫宽广半里许，重楼叠阁，麟吐凤飞，屋宇连绵，恢宏无比。

金龙宫正门，南向而开。门前是一条碎石通道，道旁矮松成阴，杂生修竹。通道末端，便是下峰的斜坡。坡绕峰腰盘旋而下，中历怪洞奇壑，为数千百，错非绝佳身手，莫想登得一步。

进了金龙宫门，是一片大院落，院中遍植奇花异草，姹紫嫣红，四时飘香，登阶而上，是一所宽容百人的议事厅，为

该派遇有大典全派集议之所，大厅两侧各有便门一道，左通剑院，右通灵园。

剑院成椭圆形，周围是四五十间静室，静室拱卫着一块二十来丈宽阔的草坪。草坪是练剑场，静室则为门下弟子行功之所。

灵园共分三进，最前面是餐轩，中间是养心阁，最后进是谢尘馆。第一进是全派弟子食膳之所，第二进是全派弟子眠宿雅舍，第三进则是华山派有名的“五剑一朵梅”的养真之处所。

谢尘馆形若梅开五瓣之状，馆心筑有一塔，塔高十余丈，登塔之尖，俯瞰整个金龙宫，了若指掌，塔顶有一间静室，依例为历代掌门人住用。华山五剑分住于五瓣梅扇之内。

由于华山派上一代掌门人华山梅叟酷嗜梅花之故，谢尘馆内，到处都是梅树，每届冬临，寒梅竞秀，处身其间，鲜有不生出尘谢俗之感者……华山派处于武林六派之间，百十年来，独身自好，绝缘是非之外，与此或亦不无有关。

时值春末，某一夜，金龙宫内的议事大厅脊上，突然闪过一条其疾无比的身形，稍现即逝，随着身形的逝去，议事大厅脊上，荡漾着一串低微的嘿嘿笑声……

身形消逝不久，另一条身形继之出现，后来者身材瘦子，通体黑色劲装，背后斜背着一只长剑，此人挺立大厅脊上，四下略作张望之后，立即从怀中摸出一件物事，向谢尘馆的塔尖方向振臂掷去。嗖地一声破空声响，一道碧绿的火焰，像灵蛇似地划过夜空。

随着绿焰的消失，谢尘馆内的塔顶上，立即出现了一盏

紫绢八角宫灯，宫灯的八面，每一面都有一个大红篆体“梅”字，梅字两旁，各有金凤一条。宫灯挑出之后，灯火共计明灭三次，在华山派来说，这正是和衡山派“九品钟”意义相同的“金龙三现”！

接着，整个灵园内灯火通明，养心阁的静室，每一间的檐前，都有一盏宫灯悬起，不消盏茶光景，金龙宫的议事大厅脊上，八个华山派的弟子仗剑分立四角，议事厅内，华山五剑穿着同样的黑绸长衫，身佩金龙宝剑，神态肃穆地一字排立，议事大厅东西两侧，左边立着二十几个男弟子，右边立着二十几个女弟子，男弟子一式淡蓝对襟短打，女弟子一式鹅黄斜襟短打，各人身上，都佩着一支长约二尺七八的带鞘宝剑。

大厅内，鸦雀无声。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环佩叮当之声自右侧门传入，环佩声中，一位年约二十四五岁，云髻高拥蛾眉淡扫，身着淡紫宫装的丽人，步步生花地，袅娜款步而入，丽人两侧，各有青衣小婢一名，两名青衣婢，各人捧着一支长剑，左边的一支碧虹璀璨，右边的一支紫霞氤氲，那正是华山派的两支镇山之宝，“紫霞”和“碧虹”。

宫装丽人缓步过黑衣五剑身前时，黑衣五老同时俯身一躬，宫装丽人并未作答，径直走至五老面前的锦座上缓缓坐下。丽人坐定，五老的最末一位，趋步而出，走至丽人身前，扶剑躬身低声禀道：“五剑柏云，有失职守，请掌门人依例议处。”

丽人至锦座中微欠身道：“五叔且慢自责，倒是先述惊

警经过要紧。”

自称五剑柏云的黑衣老人向左边一招手，一个二十岁左右，精神饱满的男弟子，手上捧着一只油纸包裹，走至五剑柏云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递在五剑手上，然后一揖而退。

丽人问道，“此物何来？”

五剑柏云恭谨地答道：“约在初更左右，柏云自剑院巡查回转，途经本厅正脊，突见一条黑影自厅中窜出，因来人身法绝佳，不在柏云之下，柏云深知追赶无益，且因护宫责任重大，恐中敌方诡计，另有失闪，故于放出绿焰弹后，立即翻身下厅查看，因而发现了这只油包裹。”

丽人听到这里，点点头，以一种略带感慨意味的声调说道：“知道了……包裹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五剑柏云双手捧起包裹，跨上一步道，“未奉掌门旨意，柏云不敢擅专，包裹尚未拆开。”

丽人轻叹一声道，“华山开派，将近百年，向以与人无争而为武林黑白两道所尊崇，于今梅男接掌不久，便生枝节，此事想来，定与梅男一己德能不足服人有关，……五叔，事无不可对人言，你就当众把它打开吧。”

五剑柏云依命将包裹放在地上，然后蹲着身子，将油纸谨慎地层层挑破，当最后一层油纸挑开之后，蹲着身子的五剑柏云，突然轻啊一声，霍地立起身来。

油纸里包着的是什么东西呢？

全厅数十对目光，立刻全部射向那只打开了的油纸包裹。里面放着一面对摺的锦旗，一封信，一块金牌，五块银牌。

牌。

丽人花容微变，沉声道：“五叔快打开那面旗子！”

旗子打开了。

旗面成三角形，黄底金边，系上好的贡缎所制成，中间是“天地”两字，两字周围则为银线刺绣的日月星辰。

丽人沉声又道：“朗诵来信！”

五剑柏云抽出信纸，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朗声念道：“兹聘华山派掌门人梅男为本帮副总教练，赏金牌一面。

聘一剑杨雄为第一教练，赏银牌。

聘二剑施敬为第二教练，赏银牌。

聘三剑五奇为第三教练，赏银牌。

聘四剑符义为第四教练，赏银牌。

聘五剑柏云为第五教练，赏银牌。

另给帮旗一面，克日张悬金龙宫门，如有抗聘者，七日内血洗华山。

天地帮帮主具”

丽人冷笑一声，自锦座上缓缓起立，冷冷地扫视全厅一遍，然后沉声喝道：“五剑柏云退，三剑王奇听令。”

丽人身后，黑衣五老中的第三位，趋步走至丽人面前，躬身道：“三剑王奇恭候掌门人吩咐。”

丽人厉声道：“本派除五老外，其余所有各代弟子，连夜打点行装，各给纹银百两，限天亮前全部离开华山，离山后最好弃武改业，各自成家，择地隐居，否则亦不许于行走江湖时以华山派门下自居，……本掌门现在宣布，华山一派自此刻起，一体解散。”

三剑王奇的脸容惨变，痴立于当场，愕然不知所措。

丽人厉声宣示完毕，朝三剑王奇看了一会，缓下脸色，淡然一笑道：“请三叔连夜办好此事，五位叔叔明晨此处再见。”

丽人说罢，也不容三剑王奇再说什么，纤袖微拂，已经领着两个青衣小婢，自右侧门走出了议事大厅。

翌日凌晨，在华山金龙宫内的议事厅里，粉黛不施，面容清淡的梅男，皱眉指着三剑王奇身后两个眼皮红肿的弟子，向王奇诧异问道：“他们两个怎么还没有走？”

三剑王奇苦笑道，“梅侄，若依华山派规而论，他们两个违命抗上，实在犯了欺师灭祖重律，罪在不赦之例，但他们两个是在出了金龙宫门之后，偷偷地瞒着别人重新走回来的，他们说得好，他们现在不是华山派的弟子了，他们愿意以奴仆身分追随我们五个老头子身边，聊供驱使，他俩向我们五个老头子又拜又哭，施老二心肠软，我王奇想想宫里面一个做杂役的都没有，也实在不方便，便斗胆答应了他们，梅侄，你就可怜可怜他们这一点愚忠愚义吧。”

梅男皱眉道：“他们两个也真是，留下来岂不等于等死？”

三剑王奇苦笑道：“梅侄用心良苦，谁心里还不明白？他们既然甘愿如此，梅侄何不加以成全？”三剑说于此处，突然朗声一笑，接下去道：“生有于死，死有于生，生死一线隔，迟早有何分？哈……哈……华山派弟子奉命唯谨的精神，令我王奇欣慰，华山派弟子求同归于尽而不得，那种绝望可怜的神态更令我王奇肃然起敬，我王奇第一次为自己列名于华山五剑而感到骄傲。”

梅男深深地叹息了一声道：“天地帮所拥高手，均为当前武林之精英，日前又风闻黑水黄衣蓝面叟不但尚在人间，而

且已被该帮罗列为最高贵宾，依该帮目前实力来看，即令武林六派联手，也不一定稳占上风，若是依次个别突击，武林六派总体覆没之日不远矣。”

五剑柏云道：“天地帮意欲横霸武林，固属意料中事，但该帮先选本派为下手对象，实在出人意外。”

四剑符义道：“我们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

二剑施敬哈哈笑道：“坐以待毙？施老二不相信金龙五剑一点老本都捞不回来！”

四剑符义皱眉道：“除此而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梅男淡然一笑道：“四叔，办法不是没有，只是七天时间太短罢了。”

四剑符义忿然道：“我们为什么要受他们的片面约束？”

梅男摇摇头道：“四叔的意思梅侄知道，是的，我们可以那样做，我们六个人分作六路，五位叔叔向武当少林北部衡山昆仑五派求援，由我去找五行公孙长者或家师梅叟……可是，四叔您想想看，七日之期届满，天地帮人马找上金龙宫时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他们将对华山派怎样的看法和说法？”

四剑符义点头不语。

梅男低头沉思有顷，忽然抬起头向三剑王奇道：“天地帮居心如此狠毒，决不致仅及华山一派而来，本派之存亡已定，无可挽回，若能因此而令其他各派有所准备，亦大佳事也，屈指算来，与华山相处最近者为武当，北邙两派，梅侄拟修书两封，着令吟云、啸风他们两个改装专程投递，通知他们火速集合其余各派全部人手，争取先机，进剿该帮。虽然成败尚在未知之数，但这样岂不比本派今天这种孤立无援，一筹

莫展的局面要强得多？”

三剑王奇拍手道：“太好了，太好了，贤侄这就动笔吧！”

一天，二天，三天……时光在无情的飞近。

自吟云，啸风两个二代弟子分别赍书前往武当，北邙两派之后，掌门人梅男已将铸有金龙三绝招的碧虹宝剑妥为收藏，仅留紫霞一剑佩带应用，她仍居住于塔顶雅室，由贴身两婢白塔窗中轮流向全宫监察了望，华山五剑则除了饮食时间之外，整日整夜横剑盘膝坐于议事厅内，默无声息地，有如五尊木刻佛像。

整个华山金龙宫，笼罩在一片阴沉里。

就在天地帮下书限期的第四天，华山东南，兰关和兰田之间，玉香镇的某一个酒店里，两个相貌和装束都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在纵酒阔论。

坐在上首的，是个年约五旬左右，面容枯槁，身材瘦小，眼皮特长，十指长如鸡爪的老人，坐在下首的，是一个五十不到，身躯肥大，双眉夹心处有一颗朱砂红痣，身穿淡灰僧袍的和尚。

和尚的声音沙哑，瘦老人的声音嘶哑，但二人的交谈却颇清楚。酒店里虽然同时坐有十来个客人，看样子他们二人并不将那些酒客放在心上。

这时，那个大和尚喝了一口酒道：“萧兄，这次华山之行，连你我在内，全部只得三人，虽然蓝脸老儿的功力已至神鬼莫测的境界，但华山金龙五剑也非等闲之辈，据韩老二说，单是一个一剑杨雄，十年前就曾和他打过平手，虽然那时候韩老二的绝学尚未练至十成火候，但一剑杨雄在十年后的今天，

又何尚没有进境呢？一剑杨雄如此，其他四剑可想而知，如果，司马玉龙那小子再献殷勤，将那只铸有金龙三绝招的碧虹宝剑送还该派的话，更是如虎添翼，万一，此行受到挫折，颜面攸关，倒是不可不在事先盘算盘算下手的方法呢！”

瘦小老人哑笑一声，然后冷冷地道：“少林寺之十六座经堂，我黑手天王都曾来去自如，华山五剑又算得什么？前些天我去投书，进出均如入无人之境，简直稀松得可笑！”

这两个谈话的人，一个是天地帮执法堂香主黑手天王萧昆，一个是护法堂香主伏虎尊者。

伏虎尊者经黑手天王如此一说，似乎为自己的过虑感到有点惭愧，他借酒遮羞，端起面前的酒，张口一吸而尽，就在伏虎尊者低头喝酒之际，黑手天王突然停箸发出了一声叹息。

伏虎尊者不禁放碗问道：“萧兄有何不快？”

黑手天王垂着眼皮道：“我在为一件事发愁。”

“愁，愁什么？”伏虎尊者讶道：“你不是说……华山五剑一无可虑之处么？”

黑手天王撩起眼皮，露出那双其小如豆，芒如冷电的眼球，扫了伏虎尊者一眼，然后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讽刺地反问道：“你怎知道我是愁的这个？”

伏虎尊者过去是衡山派一人之下的高僧，现在是天地帮地位崇高的护法香主，为武林中气势煊赫的少数高手之一，可是，如今在这位目前比他高了一小级的执法香主黑手天王之前，却显得如此般地逊让，真乃不可思议。——只见他赧然一笑之后，搭讪着说道：“那么，萧兄……愁的是什么呢？”

黑手天王挂上眼皮哑声道：“你知道蓝脸老儿独断独行的脾气吗？”

“任他如何的怪癖，我们又不去撩他，有甚相干？”

“此去华山，老实说，以蓝脸老儿之绝世功力，单是蓝脸老儿一个人，就已多出半个来了，我们跟在后面，话说得难听点，实在是一种装饰。”

“省点力气还不好？”

“嘿，我黑手天王的想法可恰恰相反，萧昆自入江湖以来，以手黑心辣而得名。如叫我姓萧的参与一场纷争，尽由别人露尽锋芒，而自己却袖手一边，无所事事，身上不沾一点血腥，可比什么都来的难受，你知道吗？”

“到时候谁教你不去抢先动手？”

“抢先，抢谁的先？”

“这倒是真的，忤了蓝脸老儿可真不是耍的。”

“我愁的正是这个。”

黑手天王说着，又是一声叹息。

停了一会儿，伏虎尊者忽然向黑手天王问道：“萧兄，蓝脸老儿在我们动身时，不是说好今天在这儿碰头的吗？怎么现在已是未牌时分还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子呢？”

黑手天王哼了一声道：“谁知道，但愿他不来。”

黑水黄衣蓝面叟既然在事先约定和黑手天王以及伏虎尊者二人在玉香镇会面，以三色老妖的身分，当然不会有意失约……那么，三色老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

*

*

由玉香镇向湘北倒退二百里，川陕交界的镇平城中。在

同一时间，镇平城中首屈一指的福橡大酒店中三色老妖正和一位年约双十，丰神奕奕的少年举杯对酌。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先一天，司马玉龙走至两河关附近，忽见左侧岔道上，一个身被玄黄披风的高大老人，正飞步转入官道。司马玉龙目光特别锐利，见此老人步履矫健，迥异常人，虽然他只看到人背影，但觉眼熟之至，略一凝视审思之后，马上判定那人便是三色老妖，黑水黄衣蓝面叟！

假如换了第二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念头准是“敬而远之”而无疑。可是，司马玉龙终究是司马玉龙，在他的词典里，只找得出“疑”字而找不出“惧”字。当时，司马玉龙的脑海里，迅速地涌起了一连串的问题：“老妖为何单身独行？他往哪儿去？老妖为何走得这样急？连在官道上也施展出缩地移形的上乘轻身术？

最后，司马玉龙得到一个结论，无论他去哪里，他去的什么地方，将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机不可失，念起即决，他凝聚起全身真气，向前面开口传音道：“仙翁止步。”

蓝面叟真不愧一代巨魔，司马玉龙语音方歇，既未见他掉头转身，亦未见他晃肩作势，一条高大的身躯，升移地面二寸，晃悠悠地倒飘而回，在临近司马玉龙面前五尺左右，霍地一个大转身，两臂微分，将司马玉龙整个罩在掌力可达的范围之内。

司马玉龙虽然暗作戒备，表面上仍极自然，笑嘻嘻地立在当地。

三色老妖在看清楚喊他人乃是司马玉龙之后，不禁哈哈